

■文：金寶

港產片 非一般的服務性行業 戲院經理

一齣電影的誕生，假如第一步是故事概念的孕育，那最後一步就是於戲院放映給觀眾欣賞（不計影碟發行），而能夠讓觀眾於大銀幕上欣賞自己的作品，一定是所有電影創作者的心願。在這背後，其實有一群默默耕耘的戲院前線工作人員，對戲院提供的服務精益求精，務求令每一位觀眾都能在最舒服的環境看電影。

Iria及David一起服務於九龍站一間大型戲院，他們同是戲院經理，Iria投身這行業只有兩年，而David則已從事戲院服務工作達九年。Iria解釋他們的工作範圍包括整間戲院的日常運作，每天要準備戲院「開舖」便需一個半小時，包括開機及檢查所有器材，準備售票處

及小食部營業等；而在售票處關門後，還要花上約兩小時「埋數」，工作雖然吃重，但卻是一份令員工做得開心和投入的工作。「戲院服務有別於一般服務性行業，我們講求團隊精神，要應付客人不同的要求，其實有一定壓力，所以同事們都很齊心和團結去解決難題。作為戲院經理，負責監督及訓練整間戲院的前線員工，亦常常要處理突發事件及顧客的查詢或投訴，這對我的個人成長很有幫助，這兩年的工作令我現時能以更成熟的態度面對顧客，亦訓練了我的耐性及排解壓力的能力。」

Iria目前面對的其中一個困難是減低員工的流失率。「高流失率一向是服務性行業的特色，很多年輕人在畢業後會

選擇加入服務性行業，因為一般入職要求較低，而且空缺多，但在入行後很快就覺得辛苦，於是決定離開。但其實以服務業來說，戲院服務員有不錯的晉升機會，由服務助理可一直晉升至戲院經理，甚至進入戲院的管理階層，而我們看重的是員工的表現而非學歷，即入行短時間亦有機會很快晉升，這是和其他服務性行業所不同的。」而為了減低流失率，Iria和拍檔David會定時舉辦聯誼活動，較特別的包括員工比賽，例如「鬥快帶位」或「裝爆穀」比賽，一邊增進同事間的感情，同時亦可加深員工的其工作崗位的認識。

另外，David亦鼓勵年青人入行一試，即使是當兼職工作，戲院服務亦是



■戲院經理Iria（左）與David（右）。

不錯的選擇：「戲院服務的高峰時間較其他行業為短，例如餐飲業，一段高峰時間可能維持三數小時，但戲院服務則相對短得多，而我在這九年間最大的收穫，就是因為工作地點和崗位的不斷轉換，擴闊了生活圈子，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我於大學時選擇了進修服務及款待業，現時能於工作上學以致用，因為現時至少每個都得處理幾個首映或包場，當每次順利完成活動，都會有很大的滿足感。」



文：大秀

《潛逃時空》——電子·時間

《潛逃時空》(In Time)由型男歌手Justin Timberlake和Amanda Seyfried主演，故事簡單來說，真正體現出「時間就是金錢」的道理，在未來世界，每個人都要在25歲後「停止人生」，要靠工作來賺取時間贖命；當然，社會必然有貧富問題令某些人死得好快……Justin飾演的Will Salas，偶然給一位厭世的有錢人傳輸大量時間，問題由此而來——「突然發達，世界又多窮人，怎辦？」電影請來Craig Armstrong（舊作有《真的戀愛了》、《新變形俠醫》、《華爾街金融大鱷》）創作原創音樂，華麗配科幻會擦出甚麼火花？

古典音樂底子深厚，但Armstrong一向又愛混合些微電子和另類加到他的創作裡頭，這次要為《潛》這未來世界加添一種迫迫/末世的質感，絕對難不倒他。沒有明顯主題旋律（算有個叫In Time的 Theme），Armstrong以氣氛來裁出整個原創音樂的紋路，以他的專長小提琴和鋼琴作主體，再配合電子弦樂的氣氛，大致上已能歸納。當中〈Rooftop Chase〉、〈To Be Immortal〉、〈Abduction〉鋪排和氣氛有趣，招數卻不多，急激弦樂主力催化緊張；但全碟25首樂章，將它們配合在一齣115分鐘的電影，好處是變化多，又能緊貼情節和情緒的轉換，弱點當然在於，變得這麼快，觀眾的眼球在忙碌追蹤銀幕上的變化，對配樂的刺激已來不及反應……變化太大又太密，絕非好事。

今年在大銀幕上見Justin，絕對比在MTV上見到他的次數為多，去年的《社交網絡》後，Justin一連幾發《Miss愛教壞》、《戀搞好朋友》和這一次《潛逃時空》，短時間內集合了他所有「形象」：猥瑣、好男人、Action Hero，明顯乃音樂事業/市場整體發展暗淡，倒不如向電影方向殺出新血路！最近極為火紅的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由九把刀執導，男主角柯震東就在走類似路線，先靠電影走紅，年尾再出專輯。一是有Sony Music撐腰，二是以電影先行開路/探路——不像以前歌星以唱電影主題曲為事業跳板，音樂工業，勢弱又夕陽了。



文：勇先

傳說中的互助精神——《新難兄難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一個常被歌頌的年代——雖然經濟待飛，資源乏絕，但人人對政府「零期望」，個個自力更生，打造一個崇尚自己的「獅子山下精神」的社會。另一方面，當年社會的鄉里之情濃厚，街坊互助，充滿溫情——1993年出品的《新難兄難弟》便是向那個令我們驕傲的年代「致敬」。

故事講述兒子楚原（梁朝偉 飾）與父親楚帆（梁家輝 飾），是一對時有齟齬的父子。因為父親覺得兒子太急功近利，不夠腳踏實地；兒子亦覺得嘴裡常常掛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父親，傳統守舊，根本不明白現今世情。這種典型的對立的角色性格，多少也道出上一代人與新一代在意識形態上的代溝。兩代互相不解，向來是不少家庭的死結，不過楚原卻經歷了一次「神化」的超自然經歷——因着一次失足跌落坑渠洞，讓他竟然回到過去，與年輕時的楚帆相處。在這次時空旅程中，楚原對爸爸那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做人座右銘有着截然不同的體會。他感受到父親年輕時代的舊社會，那種沒有太多機心、計算，只要對方有需要就會挺身而出，互助互愛的人鄰關係。楚原對這種舊日的「香港精神」，從覺得老套不屑，漸漸產生出欣賞尊重之情。

以《難兄難弟》為名的電影作品，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不斷出現。其中無綫在前年更拍攝過一套《巴不得爸爸》，基本上就是「照抄」這套由陳可辛執導的《新難兄難弟》（當然我們也可以視「抄」為該台的節目特色）。其實撇除他近年的《投名狀》和《武俠》這類剛陽味重的作品，陳可辛的電影在描寫人情關係上，都是細膩而充滿喜感，這作品也不例外。事實上，要求新一代學習先輩互相幫助，默默耕耘和不怕碰壁的精神，一直是香港社會近年的主流思想。製作人處理這個老掉牙的故事，並不是運用了甚麼創新的意念，而且純粹靠每個角色都賦予優美和堅持，加上梁家輝、梁朝偉，以至一眾演員具幽默感的演繹，但足以避免說教說得過分沉悶，還饒富趣味。

重看之時，恰巧時值區議會選戰前夕，看到候選人為說服大家，自己的獻身精神，連街上多了一個半個垃圾桶也說是自己成功「爭取」，在自己面上貼金……這究竟是成功突顯了自身「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還是令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

再問港產電影前路

港產電影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進入全盛時期，曾對本港、華語地區甚至全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無論是演員演技、作品表現手法或是票房，均首屈一指，令人驚嘆。但是，近十年來，隨着內地與台灣的電影事業迅速發展，歐美電影對香港市場的衝擊以及香港與內地合拍作品逐漸增多，港產電影自身的特質也似在逐步褪去，陷入觀眾、市場以及藝術評鑒等諸多層面的詰責，走入困局。港產電影的前途究竟如何？近日，香港電台《越扭越有計》節目邀請導演杜琪峯、演員林家棟、影評人登徒、翁志剛等人解析港產片的現狀與未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港產片已風光不再？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曾經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出口電影生產基地，作品本身也深受市民的歡迎。彼時，看電影，是市民主要的娛樂和文化活動。票房方面，整個八十年代，排名前五位電影中，有三部是港產片；但斗轉星移，及至2010年，十大最高票房電影，港產片卻只有《葉問2》與《72家租客》，頹勢明顯。

票房收入是否代表港產片已走入低谷？杜琪峯持相對懷疑的態度。他認為，在對港產片進行評價時，不能僅看票房，港產片在市場、創意的持續開拓上仍舊擁有極大的發揮空間。另一方面，杜琪峯分析港產片票房下滑時，結合了時代的差異性。他指出，在七八十年代，兒童或者青少年的娛樂活動非常單一，所以空閒時間大多集中於劇場或是電視機。但時至今日，市民消費娛樂的方式已經日趨多樣化，投入於影視作品的精力減少，是很正常的現象。但曾擔任電影《打擂台》監製的林家棟則認為，當前的港產片確實遭遇到滑坡的挑戰。他指出，當前的港產片，過於單薄、空泛；比市場因素更嚴重的，是當前的港產片某種程度上喪失了創意，無論是電影演製人員或者是觀眾，都失去了香港老一輩人的某些氣質或者忽略了它們，無法認識到自我。登徒也認為，如果「本土」元素喪失，電影無法體現香港人的觀點、香港人對生活的感覺，這樣的電影自然無法獲得認同。

港產片失落，因素眾多

首先，港產片與社會現實的距離太過遙遠，無法引起觀眾的共鳴。有人指出，香港近幾年流行的電影，題材多以黑道片、愛情片以及警匪片為主，與真實生活存有極大的差異。登徒非常贊同這一看法，他認為觀眾需要電影來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樓價、股市、年輕人的出路，這些都是香港人當前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影視製作的素材來源，表現手法與製作方式是在貼近現實的基礎上不斷創新的，但目前的港產片未能做到這一點。

其次，急功近利的「潮流式」思維，抑制了港產片的發展。所謂「潮流式」，杜琪峯的概括是「哪裡熱，就往哪裡跑」，無論賭片抑或愛情片，均為如此。受到過去殖民地時期形成的思維習慣，「潮流式」思維使得香港人甚至包括影視製作者，很大程度上沒有前瞻性，過度計較市場對電影的影響，無法讓電影變得「有個性」、「講原則」，令到創作者要在利益與價值間取捨，發展受限。再者，內地市場被視為「肥豬肉」，與內地合拍的作



■杜琪峯認為，兩地文化存在交流層面的不對等。

品，模式與套路過於單一。與內地合拍的電影，「香港特色」確實有減少的趨勢：題材上，多為翻拍舊片或文學作品；角色扮演上，香港演員的角色多為負面形象；情感戲中，往往是「港男」熱烈追求「內地靚女」。此外，由於內地的影視劇作品准入機制不同於香港，香港演職人員往往要與內地的文化、市場氛圍反覆融合，不斷調整自我的創製思路，亦令到港產片的特質難以在合拍片中得到體現。

文化交流層面的不對稱，則是造成港產片困局的原因之一。杜琪峯以港產片在內地的發展為例，認為早期由於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夠，翻錄電影的成本很低，使得港產片的流動速度變快、範圍擴大，形成了「內地人都會看港產片，但香港人不會看內地片」的狀況。同樣的情節，有人觀後會產生共鳴，但有的人就無，造成港產片為着適應觀眾的文化審美習慣而喪失了一些香港文化的要素。如何解決呢？他認為內地市場其實是非常廣闊的，南北方的文化差異也很大，但南方文化（如嶺南、江浙）相對容易形成一種藝術創作的「共識」，港產片可採取逐步推廣的方式行銷內地。

「做回自己」是港產片的出路

幾位嘉賓都一致認為，港產片若再創輝煌，「be yourself」的本土身份定位是關鍵。杜琪峯將「自己」作為港產片最大的敵人，當前港產片所遭遇的困局，某種意義上也是一件好事——處於低谷狀態，則影視製作人反而會有更多的空間和心胸去思考港產片的未來，超越自我對港產片進步的阻滯。港產片發展的最大的忌諱是自暴自棄與自我設限；如若自暴自棄，無法發掘香港的本土精神；歐美電影為何發展迅速？這與創作自由的充分運用有極大關係，若自我設限，無法「天馬行空」，香港電影的四周只能是高牆。

展現「大香港精神」、根植本土化，也是港產片的出路之一。林家棟眼中的「大香港精神」是一種情懷，是香港人基於人文主義對創作自由與社會關懷的堅持。港產片未來必須與本港的社會現實相呼應，不能夠再繼續遠離對社會生活的高蹈，在方式與態度上乘持創意，則前景樂觀。以印度和台灣為例，如果港產電影只是單純模仿或是欺騙，未來必定沒有希望。電影不僅僅是一種視覺藝術，更要對生活、時代與下一代人負責任，「有一個交代」。儘管「有原則」的電影可能會沒人看，但是港產片發展的空間有無，永遠在香港人自己。打破對名與利的膜拜，真正讓香港人「做回自己」，港產片才能迎來春天。



■杜琪峯新作《奪命金》是本屆亞洲電影節開幕影片。



■林家棟監製的《打擂台》市場定位準。



■嘉賓一致認為本土身份定位是關鍵。

港台節目《越扭越有計》第五集「100%港產？」探討香港電影業未來趨勢。播出時間：11月8日（星期二）7pm，亞洲電視本港台；港台網站tv.rthk.hk視像直播及提供重溫。